

## 第一章 摟倒猴兒的姑娘

若非一個個爭相來問她是不是真的什麼都忘了，徐華瑛還不願意相信自個兒穿越了。

總之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她得先搞清楚這個新的身分和處境，經過這陣子她從身邊伺候的人那兒搜集資訊，她知曉了原主並非孤女，是因為父親帶著兩個哥哥去嶺南打吳國，而娘親已經過世，父親只好將原主送到外祖母家。

外祖母家是京城四大權貴之一的榮國公府，嚴格說起來，在這種以權勢論生死的時代，生在權貴之家自然更優於無權無勢的小老百姓，但權貴之家總是藏汙納垢，而原主在這兒算是個外來者，往往是人家推出去當犧牲品的那一個，所以啊，人家吵架，最後撞壞腦子又丟了性命的是原主，原主的父親肯定沒想到他們才離開不到半年，原主就出事了，單從此事來看，榮國公府絕對是一個明爭暗鬥的地方。

無論如何，她取而代之，就有義務幫原主好好活下去……

念頭一轉，夏兒的聲音就傳了進來，「三姑娘。」

「我聽說瑛妹妹已經清醒了。」三姑娘雲錦蘭是二房嫡女，也是榮國公府裡脾氣最壞的姑娘，要不也不會幾句話就跟三房的四姑娘打成一團，最後波及徐華瑛。

「是，不過姑娘還是精神不濟、身子虛弱。」

「我進去瞧瞧。」

徐華瑛彷彿沒聽見外面的動靜，專心地擺弄几案上的茶花，一旁伺候的春兒看她一眼，繼續手上的針線活。

「瑛妹妹怎麼起來了？」雲錦蘭的性子很急，但也識相的放慢腳步，深怕驚擾大病初癒的人，遭人一狀告到祖母那兒。

「再躺下去，我豈不是成了廢人了？」徐華瑛語氣輕快，帶著自嘲。

怔愣了下，雲錦蘭乾笑了幾聲，在几案另外一邊坐下，打量她一番後才又道：「我看瑛妹妹的氣色還不錯。」

「每日藥膳養身，氣色要是還不好，豈不是愧對榮國公府？」

又是一怔，雲錦蘭差點舌頭打結了，「我從不知道妹妹如此能言善道。」這個丫頭不是個悶葫蘆嗎？以往人家說個十句，她能回一句就不錯了。

「我能言善道嗎？」徐華瑛覺得自己很收斂了，畢竟她對這兒的情況還未摸透，太過高調很容易踩到地雷。

略微一頓，雲錦蘭緊緊盯著她，「瑛妹妹真的什麼都忘了嗎？」

「三表姊認為我有必要說謊嗎？」徐華瑛淡淡的瞥她一眼。

她確實撒了謊，她接收了原主留在腦子裡的資訊，不過一直以來原主好像都活在自個兒的世界裡，對周遭的人事物不上心，資訊並不完整，所以與其花時間精力消化、梳理腦子裡面的東西，不如先當一張白紙，重新摸索。

「不是，只是撞了一下……」

「聽說血流滿面，五表妹還嚇暈了。」

一提到自己這一房那個沒出息的庶妹，雲錦蘭臉都綠了，「五妹妹就是個膽小鬼，

指頭給針扎了，她也可以嚇得魂飛魄散。」

「還好我忘了，要不這會兒豈不是還回不了神？」

「不好的事忘了也好……瑛妹妹大病初癒，精神不濟，我不多打擾。」雲錦蘭狼狽的起身走人。

徐華瑛若有所思的輕敲著几案，榮國公府的人為何如此在意她是否真的失去記憶？難道她撞到腦子不是意外受到波及，而是一場陰謀？不過，她一個寄居的小姑娘，如何礙著人了？沒道理啊。

「春兒，受傷之前我可有哪兒不對勁？妳不是說平日我不喜歡出院子，為何那日會去花園？」經過這段日子的相處，她很慶幸身邊的秦嬤嬤和兩個丫鬟都很忠心。春兒搖了搖頭，「姑娘沒有哪兒不對勁，跟以往一樣日日與花草為伍，且那一天姑娘並非要去花園，只是想出去透透氣，見姑娘願意走出去，我們很高興，也沒多問。出了院子，一路上見到丫鬟、婆子急匆匆的往花園走，我們就跟過去了。我們到了那兒，已經亂成一團，也不知道誰推擠，姑娘就撞進去了，我根本來不及拉住姑娘。」

若是真的有人在算計她，這一招可真是高明，當時亂成一團，任何人都可以輕易擺脫嫌疑。

「妳可知道那日三表姊和四表姊因何起了爭執？」

這件事如今是榮國公府的禁忌，春兒壓低嗓門道：「四姑娘在武陵侯世子面前鬧了笑話，害二姑娘正在商議的親事黃了。」

徐華瑛微挑起了眉，長房二姑娘的親事黃了，卻是另外兩房的姑娘鬧起來？

「二姑娘與哪家議親？」

「寧國公世子。」

「這可是一門好事。」理論上是如此，畢竟寧國公府也是京城四大權貴之一，除非，雲馨蘭的心更大，她想像皇親國戚，否則絕對不會希望這門親事黃了。

「這是當然，寧國公世子還名列京城四大美男子之首。」

「四大美男子？」徐華瑛好笑的唇角一抽，「這是什麼玩意兒？」

「這是皇上親口封的，寧國公世子、襄陽侯世子、安國公世子、武陵侯世子乃京城四大美男子，皆是文武兼備，貴女心目中的佳婿。」

徐華瑛覺得自個兒聽見烏鵲叫，這位皇上會不會太無聊了？

「三姑娘與二姑娘的感情最好了，也難怪三姑娘為二姑娘抱不平。」

徐華瑛不以為然的撇撇嘴，感情再好，也沒必要搶在前面當人家的打手，這絕對是遭人利用了，看樣子，雲馨蘭絕對不像外表那麼溫柔和善。

「姑娘，哪兒不對嗎？」

「沒事，只是難得走出院子透透氣就出事了，未免太巧合了。」

雖然無法證實那日原主遭罪是一場預謀，但直覺告訴她，此事絕非如此簡單，要不然榮國公府的人何必非要一再確認她是否真的什麼都忘了，很顯然，原主是因為某個原因才走出院子，而算計原主的人就是擔心事情曝露出來，教人察覺到她遭罪並非單純意外，進而將某人的狐狸尾巴拉出來。

總之，她這個人最不相信巧合了，巧合往往是一場精心設計。

「對喔，我怎麼沒想到呢？」

「誰會想到呢？外祖母應該也沒想到吧。」

「老夫人倒是仔仔細細問過我那日的事。」

她在榮國公府出了意外，於情於理，外祖母都要給個交代，若是外祖母不是個糊塗人，必然也察覺到這事太過巧合，偏偏她什麼都忘了，無從查起。

「以後妳們凡事多留點心眼，我們畢竟寄人籬下。」

春兒歡喜的點頭應了。姑娘撞了腦子真是一件好事，如今終於看清楚榮國公府不是什麼好地方，除了老夫人，沒有人真心相待。

雲老夫人見徐華瑛的身體和精神都恢復了，決定帶府裡的女眷上承恩寺祈福，順道去承恩寺山腳下的桃花林賞花。

雖然初來乍到，連寄居的榮國公府都很陌生，徐華瑛還是嚮往外面的世界。習慣門一開就可以四處遊蕩的人，教她成日悶在一個地方，簡直要憋死她。

她忍不住掀開車簾一角，可是正要靠過去，就想到古人規矩很多，尤其大家閨秀，這個不行、那個不行的，趕緊一縮，側頭瞥了雲老夫人一眼，見老人家沒有阻止的意思，便歡喜的湊近窺探街上的熱鬧。

她喜歡逛街，光是看著鋪子裡那些琳琅滿目的物品就是一件很爽快的事，當然，若是荷包飽滿隨意她揮霍，讓她嚐一下土豪的滋味，那就更令人開心了。

「在床上養了半個月，是不是將妳悶壞了？」雲老夫人笑問道。

徐華瑛回以甜甜一笑，「大病一場之後，我領悟到生機勃勃是很美好的事。」即便失去記憶，人的性子也不會產生劇變，她有必要為自個兒的轉變找一個理由。

「妳能夠有此領悟很好。外祖母如今上了年紀，什麼都不怕，就怕靜悄悄的，一點生氣也沒有，一個恍神，還以為自個兒進了陰曹地府。所以啊，見到妳們一個個生氣勃勃圍繞在我身邊，笑嘻嘻的說個不停，我也來了精神。」

「我讓外祖母擔心了。」

「妳娘擔心妳染上武將之家的粗野，對妳的管教格外嚴格，沒想到養成妳壓抑的性子，凡事喜歡擱在心裡，教人摸不透妳在想什麼。」

徐華瑛狀似驚訝的瞪直眼睛，「沒想到我如此莫測高深！」

雲老夫人聞言哈哈大笑，點頭附和，「真的是莫測高深。」

「以後瑛丫頭萬不敢再吝於言詞，倒是無意間言語有失，還望外祖母看在瑛丫頭年輕淺薄的分上，不責怪瑛丫頭不懂事。」

「外祖母面前沒有這麼多規矩，無須擔心言多必失，見妳有活力，外祖母就開心了。」一頓，雲老夫人的神情轉為凝重，「妳會不會覺得很委屈？」

徐華瑛一時沒反應過來，怔愣的看著雲老夫人。

雲老夫人慈祥的摸了摸她的頭，「外祖母不是偏袒雲家的姑娘，而是不想給妳樹敵，妳懂嗎？」

徐華瑛回過神的點點頭，以她的處境，確實最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這個道理她懂，更別說如今榮國公府是大舅母這個國公夫人掌家，即便外祖母有意見，也沒有多大的發言權。

「關於妳的親事，外祖母自有主張，無論有什麼閒言閒語，妳只管左耳進右耳出，別放在心上。」

怎麼突然提起她的親事？難道她發生意外與親事有關？略一思忖，徐華瑛試探的道：「我聽說二表姊正要商議的親事黃了。」

頓了一下，雲老夫人回道：「寧國公府這門親事很好，可謂京中貴女眼中的香餚餚，可惜，寧國公府是賢妃的娘家。」

外祖母很高興寧國公府這門親事黃了嗎？遲疑了一下，徐華瑛決定順著本心道：「賢妃只生了一個公主。」

因為身處榮國公府，她覺得有必要熟悉京中權貴的關係，便從秦嬪那兒惡補了一頓，知曉賢妃是後宮僅次皇后最重要的女人，但皇上對她的寵愛卻在皇后之上。雲老夫人若有所思的看了她一眼，這個外孫女向來沉默寡言，雖然不聰明，但也不愚鈍，如今看來，其實是個內心通透的，也是，女兒用心養大的孩子豈會愚笨？

「公主也好，皇子也罷，終究是皇家的人。」

是啊，皇子爭奪皇位，皇家成員少有能置身事外，差別只在於站對了隊伍，還是選錯了邊。當然，最要緊的是皇上正值壯年，賢妃還有機會拚一個兒子，屆時，寧國公府還能安分嗎？這才是外祖母真正擔心的吧。她突然覺得這個外祖母很不錯，不會用親事拉攏權力。

念頭一轉，她雲淡風輕的道：「二表姊想必與外祖母同心，這門親事黃了也不見她有一絲埋怨。」

「馨丫頭不同於她娘，是個聰明的孩子。」

這是說，寧國公府這門親事完全是大舅母的意思嗎？若是如此，這門親事黃了，雲馨蘭應該不會挑唆二房的姑娘跟三房爭鬧，不過話說回來，此事終究與她有關，若說其中沒有她的痕跡，打死她也不相信。好吧，姑且不管這事是不是預謀，那日原主為何反常出了院子？還有，若非察覺到什麼，外祖母為何提起她的親事？可是，人家的親事黃了，和她的親事又有什麼關係？

「平日別老是悶在屋裡，兩耳不聞窗外事，多跟幾個表姊妹走動。無論多親近的人，若是互不往來，久了感情也會淡，何況不是親姊妹，沒有日積月累的相處，如何建立互相扶持的關係？」

徐華瑛笑著點頭應允。雖然雲家姑娘自個兒都在內門，從她們那兒得到扶持就萬萬別想了，不過交好總好過樹敵，再說了，她得摸清楚雲家這幾位姑娘的性子，遭人算計賠了性命這種事可不能再來一次。

雲老夫人鼓勵的輕拍她的手，不再言語。

棋盤上黑白子殺得昏天暗地，安國公世子紀晏堂看得一顆心都要跳出來了，可是

轉頭左右各看了一眼，滿腔熱血瞬間冷卻下來，這兩個傢伙還是人嗎，明明恨不得砍死對方，居然能這般面無表情。

「收了，收了，該認輸的就認輸，硬著頸項耗著也不會扭轉局勢，何苦來哉？」紀晏堂絕不承認他是由衷敬佩武陵侯世子嚴淮安，明明不是襄陽侯世子趙程的對手，可是面對趙程時，他的氣勢不但沒有落下，甚至會讓人生出此局必然翻盤的念想，了不起，他就沒這個本事。

某人不為所動，繼續發動攻勢。

「承認你是明曄的手下敗將並不可恥，連皇上都不樂意跟明曄下棋。」明曄是趙程的字，雖然說趙程是奉了外祖母長公主之命不得不拿出實力對戰，但是膽敢贏了皇上，大梁絕對找不到另外一個，難怪皇上不讓他位居四大美男子之首。

某人火了，瞪了紀晏堂一眼，「觀棋不語。」

紀晏堂賊兮兮的對著趙程眨了眨眼睛，一副準備看熱鬧的道：「明曄的未婚妻就快到了，你不是很好奇嗎？」

趙程回以冷冷的一眼，「此事未定，莫要胡說，壞了人家姑娘的名聲。」外祖母確實提過此事，但也說得很明白，他的親事不能不慎重，畢竟他爹早逝，襄陽侯府又只有他們一房嫡系，妻族便格外重要。

「長公主都開口了，郡主還能不點頭嗎？」

「這事還得外祖母點頭應了。」外祖母強勢，娘確實難以違逆，不過外祖母也懂得分寸，他的親事終究要襄陽侯府出面。

「侯爺夫人對上長公主，不過是手下敗將。」

趙程還真是無言以對，外祖母是皇家公主，她不習慣妥協，只接受別人順著她。

紀晏堂作怪的擠眉弄眼，「你真的很好奇長公主看上的外孫媳婦嗎？」

「外祖母的心思從來沒有人看得透。」

「我倒是好奇死了，究竟是哪家姑娘，明曄見過嗎？」嚴淮安急著追問道。

「若是見過，我們今日就不會來這兒湊熱鬧了。」紀晏堂覺得長公主還是有點人性，沒有一意孤行，暗中安排讓兩人見上一面。

「你如何知道她今日會來承恩寺？」

紀晏堂送上一個白眼，「長公主豈會無緣無故邀明曄來承恩寺賞花？所以我特地打聽了一下，榮國公府今日也來了。」

「榮國公府？」嚴淮安的臉微微一僵，上個月差一點撲倒他、扯下他腰帶的，不就是榮國公府的姑娘嗎？為了這件事，他至今還在作惡夢，而且夢境裡更可怕，不但他的腰帶被扯了下來，連衣裳也被扒下來。

紀晏堂顯然也想起上個月的笑話，連忙道：「她不是榮國公府的姑娘，而是抗吳大將威武將軍徐長風的女兒，暫住榮國公府。」

嚴淮安並未鬆了口氣，反倒因為眼前浮起威武將軍高大勇猛的樣子，唇角不由得一抽，「據說威武將軍府個個高頭大馬。」頓了一下，他看著趙程半晌，突然很想伸手捂住眼睛，「貌若潘安的美男子站在高頭大馬的徐家姑娘身邊，這……」適合嗎？

紀晏堂嘲弄的瞥了他一眼，「你認為長公主的眼光如此拙劣嗎？」

「長公主看人的眼光向來異於常人。」想到長公主一見他就皺眉，嚴淮安真是委屈，生得比女人還美難道是他的錯嗎？就是因為長公主對他的容貌很有意見，皇上才會將他列四大美男子最後一位。

「長公主是嫌棄你沒有男子氣概，京中貴女又爭相在你面前鬧笑話，她見你能不皺眉嗎？」紀晏堂可以明白長公主的心情，長公主是巾幘英雄，最受不了男子像個病美人似的，即便知道嚴淮安自幼體弱多病，多年習武下來也難有陽剛之氣。說起來，這都是趙珵的錯，文武全才，有探花郎的風采，又有武狀元的驍勇，長公主滿意極了，自然看其他人皆能挑出不是。

「我知道，對長公主來說，男子就應該像威武將軍府的公子高大勇猛，再不濟，至少也要像明曄一樣英姿勃勃。」

「我見過徐家兩位公子，雖然高大威猛，但容貌也是賞心悅目。」

深深看了趙珵一眼，嚴淮安搖了搖頭，「實在難以想像有哪家姑娘可以博他一笑。」

「所以啊，今日我們可要看仔細了，若是配不上明曄，無論如何也要攬黃了。」

嚴淮安有一種不好的預感，「你如何知道她是否配得上明曄？」

這時，紀晏堂的侍衛急匆匆走過來，行禮道：「世子爺，榮國公府的人到了。」

紀晏堂不懷好意的勾唇一笑，兩眼閃閃發亮的看著兩位好友，「今日到此一遊豈能白忙一場？我們找個地方看好戲吧。」

果然！嚴淮安一臉防備的道：「看好戲？你在玩什麼把戲？」

「沒鬧點什麼動靜，如何知道威武將軍府這位姑娘是否配得上明曄？」紀晏堂對於自個兒的惡行一向很理直氣壯。

「上回你惡整榮國公府的姑娘，害人家在我面前鬧了笑話，害我夜夜惡夢纏身，你還敢再玩？！」嚴淮安真想一拳劈了他，可惜身手不如人家矯健，只怕人還沒劈到，自個兒先栽了。

紀晏堂很不服氣，「若是榮國公府那位姑娘對你沒有心思，我如何能將她引到你那兒？這筆帳可不能算在我頭上。」

「過去就過去了，我懶得跟你算舊帳，可是今日你最好知道分寸，惹惱了長公主，有你苦頭吃了。」嚴淮安可不想遭到牽連，甚至被記恨。

「你們不說，誰知道此事與我有關？」

嚴淮安嗤之以鼻的哼了一聲，「你以為你的那點小伎倆可以瞞得了長公主嗎？」

「說不定長公主很喜歡我的小伎倆。」壞了一樁不合適的姻緣，這是善行好嗎！

「你存心壞了這門親事，她會喜歡？」

「我以為那位姑娘若沒有本事，還是別嫁明曄，明曄可是京中貴女眼中的香餚，還怕娶不到一個更合適的嗎？」

嚴淮安不得不承認這是實話，忍不住好奇的問趙珵，「你真的不清楚長公主為何挑中威武將軍府的姑娘嗎？」

「外祖母凡事自有主張。」趙珵一點都不擔心，外祖母可挑剔了，否則既然都看中了，又何必遲遲拿不定主意？

嚴淮安真是服了他，「長公主的主張不見得是你的主張，你還真放心！」

趙程不想多做解釋，外祖母並非糊塗之人，更不會不問他的想法，何必在事情未定之前自尋煩惱？

「走吧，還是先看好戲。」紀晏堂硬拽著他們兩個起身找最佳觀眾席。

徐華瑛真的以為今日來承恩寺是為了祈福，即便在桃花林巧遇安陽長公主，她也未曾多想，她們能來，人家為何不能來？可是，安陽長公主才開口關心她們一句，桃花林又來人了，而且是一撥接著一撥，全是京中有頭有臉的人家，每家都有一、兩個十幾歲的姑娘，她就是再遲鈍也看得出來，這根本是相親大會嘛！

她忍不住嘲弄的唇角一翹，相親大會來的不是男主角，而是男主角的長輩，女主角究竟要嫁誰？

「妳們這些小姑娘別跟著我們這些老婆子待在這兒，四處走走瞧瞧，東邊有一處泉水，用那兒的泉水沏出來的茶特別甘甜，妳們可以試試看。」安陽長公主已經看出來今日的計劃落空了，不過倒是可以讓外孫先瞧上一眼，當然，這要看他們是否有緣，明暉那個孩子只怕不會安安分分的待在一個地方。

徐華瑛承認自個兒很懶，最不喜歡四處走走瞧瞧，況且四處走走瞧瞧往往會出事，再加上有原主這個前車之鑑，她當然希望能跟外祖母緊緊拴在一起，偏偏長公主明明白白叫她們滾蛋，她無法賴著不走。

這種時候，她只要奉行跟大家一起行動的想法，就算有人想算計她也不容易。不過這是她的想法，若是人家不願意配合她，那會如何？

「春兒，我們是不是被人家拋棄了？」前一刻，她真的牢牢記住跟緊大家，可是人人皆有吱吱喳喳的同伴，唯有她孤伶伶的被扔到一旁，她有一種榮國公府的姑娘聯手孤立她的感覺，若非她心靈年紀有三十幾了，沒經過大風大浪，也經過小風小浪，肯定受不了這種被孤立的滋味。

如今她終於明白為何原主住在榮國公府時，連院子的門都不願意跨出去。

頓了一下，春兒在她身後低聲道：「姑娘，人家都是一家人。」

徐華瑛同意的點頭道：「是啊，我又不姓雲，她們丟下我也是理所當然。」

「姑娘……」

「放心，這種小姑娘的把戲不痛不癢，我不會放在心上。」

春兒有些不解，為何她突然覺得姑娘像個歷盡滄桑的老婆子？

「這樣也好，如此美景本該慢慢欣賞，何必急急忙忙趕著去投胎似的。」

春兒又有些錯愕的微瞪大雙眼，她發覺最近姑娘的言詞越來越犀利。

「不過，她們幹啥急著去投胎……不是，是為何走得那麼急？」徐華瑛暗自提醒自己要好好約束一下口舌，人家可不見得懂得她的幽默感。

但是她真的覺得很困惑，根據眼前這種情況來看，她相信相親宴的男主角就在東邊泉水那兒，可若是長公主的用意是要她們來見男主角，她覺得這樣的見面方式實在蠢到不行，隨身伺候的丫鬟不算，一個男人面對一、二十個姑娘，能看出什

麼玩意兒？

「襄陽侯世子應該在桃花林。」

徐華瑛忍不住翻白眼，「我若是襄陽侯世子，絕不會傻傻的坐在那兒等著一群姑娘撲上來，他又不是一塊東坡肉。」

春兒的舌頭又打結了，姑娘的言詞真教人招架不住。

徐華瑛突然想到一個問題，「一般的姑娘喜歡吃東坡肉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，但我曉得若是見到喜歡的吃食，京中貴女也不會撲上去搶食。」倒是姑娘，腦子撞過之後，每次用膳都很歡快，尤其見到喜歡吃的，笑得兩眼都要矇成一直線……對了，姑娘好像很喜歡東坡肉，若襄陽侯世子是東坡肉，姑娘豈不是……春兒抖了一下，連忙甩去腦中浮現的畫面。

若是徐華瑛知道春兒在想什麼，肯定恨不得將自個兒的嘴巴縫起來，口無遮攔往往坑的是自己。「我懂，形象問題。」

「是啊，貴女就應該有貴女的樣子。」春兒刻意加重語氣，暗示姑娘也是貴女，凡事收斂一點，雖然她覺得如今的姑娘更令人安心、喜歡，但也挺令人傷腦筋的，總擔心姑娘會不會突然失控。

徐華瑛是個聰明人，很快就反應過來了，回頭瞥了春兒一眼，「貴女也是有分的，一種是模子印出來的，一種是有獨立思想的，而妳家姑娘屬於後面這一種。」

春兒笑著點點頭，轉而催促道：「姑娘，我們還是趕緊跟上去，落後太多總是不好。」

雖然不想湊熱鬧，但也不想特立獨行，徐華瑛再度邁開無意間停下來的腳步，怎料隨即聽見此起彼落的尖叫聲，然後下一刻，她就看見那些遠遠走在前面的姑娘們瘋了似的往回跑，原本的千嬌百媚不見了，一個比一個還像瘋婆子，完全無視她的存在，從她身邊跑過去順道一撞，害她蹲坐在地上，而她一時沒反應過來，這個場面實在太震撼了，讓她想起非洲大草原動物奔逃的盛況，這肯定不是什麼好事。

「姑娘……」春兒試著拉她，可是自顧不暇，整個人坐在地上，幾度想起身，又被撞跌回去。

徐華瑛終於回過神來，趕緊要起身跟著跑，這一回絕不能落後，可是她才剛有動作，那個讓名門閨秀忘了形象的傢伙居然近在她眼前，她看著牠，牠看著她，好像在比賽誰更有耐性，然後一個眨眼，她抽出袖兜裡的帕子，對牠綻放燦爛的笑容，接著用帕子用力捂住牠的口鼻，數到十，牠就暈倒在地。

她惱怒的賞了猴子一顆栗爆，「哪個惡劣的傢伙放你出來嚇人？！」

站起身，徐華瑛左看看、右看看，沒有半個人影，她沒好氣地輕哼一聲，主子放寵物出來嚇人，自個兒躲起來推卸責任，真是令人不齒！

春兒終於從驚嚇中回過神，從後面扯了一下主子的衣袖，「姑娘，牠怎麼了？」

「牠中了我的迷香，過一會兒就會醒來了。」徐華瑛很慶幸自個兒有危機意識。她本就是調香高手，恰巧原主又一直用心鑽研香料，所以這次出門前她為了安全，特地做了迷香薰入帕子，不過也多虧這隻猴子是有主人的寵物，不會攻擊人，

只是喜歡捉弄人，否則她哪有機會出手撂倒牠？

聞言，春兒真是崇拜至極，「我還以為姑娘搗鼓香料只是好玩。」

「好玩？」徐華瑛驕傲的抬起下巴，「這玩意兒的用處可多著呢。」

「可是姑娘怎麼會帶迷香出來？」

「出門在外，不可控制的狀況太多了，凡事有備無患。」

春兒顯然很困惑，但還是「喔」了一聲。

「走了，我們不好落後太久。」徐華瑛連忙取下珠釵，稍稍弄亂頭髮，隨口解釋道：「大夥兒都嚇壞了，我若是與眾不同，這隻惹禍的猴子只怕要栽到我頭上，即使最後能找出幕後的罪魁禍首，今日來的那些姑娘也不會放過我。」

事情有這麼嚴重嗎？可是想想姑娘如今寄居在榮國公府，太過惹眼很容易招來她們的敵意，春兒倒是很贊同這樣的做法。

徐華瑛洩恨的又踢了猴子一下，才帶著春兒快步往回走。

過了一會兒，趙珵他們三個才從隱身的高處走下來。

紀晏堂蹲下身，拍了拍他的寶貝寵物，沒有反應，索性直接從脖子將牠拎起來，牠終於迷迷糊糊的睜開眼睛，見到主子，兩眼瞬間含淚，嗚咽的控訴。

嚴淮安見狀，忍俊不禁的哈哈大笑。「整日打雁，今日卻被雁啄了眼。」

紀晏堂心疼的摸了摸猴兒的頭，猴兒撒嬌的張開雙臂，他將牠抱進懷裡，牠轉頭狠狠瞪著嚴淮安。

「今日遭人反將一軍，滋味如何？」嚴淮安伸手彈了一下猴兒的頭。

「你別欺負猴兒。」

嚴淮安翻白眼，「這是笑話嗎？京中不知多少人的名聲全栽在牠頭上。」

說起猴兒的戰績，紀晏堂引以為傲，就是習武之人也不見得應付得了牠，牠不只身手靈活，更是精明得很，沒想到今日……「我還是第一次見到有人如此輕易的撂倒猴兒。」

「這個丫頭太厲害了，她是哪家的姑娘？」嚴淮安興致勃勃的問。

紀晏堂站起身，轉頭看著趙珵，「你說她會不會是威武將軍的女兒？」

「我又沒見過。」

紀晏堂喚來貼身侍衛，讓他調查此人的身分。

趙珵連忙出聲攔阻，「沒有這個必要。」

紀晏堂微微挑起眉，「你不好奇嗎？」

「不好奇。」若她是威武將軍的女兒，他們終究會見面。

「萬一她不是威武將軍的女兒呢？」紀晏堂可不認為他看得上那些驚慌失措的姑娘，雖然早預料有好戲可看，但見到那種場面還是目瞪口呆，為了逃命，矜貴沒了、矯揉造作沒了、不食人間煙火沒了，一個個成了粗鄙的村姑。

趙珵淡然的道：「你何必如此著急？此事關係你一生嗎？」

「好好好，你娶哪家姑娘與我何干？是我多管閒事了。」紀晏堂哼了一聲，轉身走人，當然，他沒忘記要帶著嚴淮安一道。

可惜兩人腳底抹的油不夠厚，還來不及走出桃花林就被逮住了，不得不承認，妄

想逃出長公主的手掌心，根本是痴人說夢。

因為猴子闖入作亂，眾人沒心情賞桃花了，紛紛告辭離開，榮國公府也不例外。

「今日你們玩得可盡興？」安陽長公主嚴厲的目光先看向趙程，再轉向嚴淮安，最後落在紀晏堂身上。

紀晏堂猛地打了個哆嗦，難怪皇上堅持要明曄當四皇子和五皇子的武藝師父，明曄根本是長公主的傳人，一個眼神就可以讓這兩個屁股朝天的皇子變成鵠鵠。

「長公主，冤枉啊，我的猴兒病了好一陣子了，是這幾日我見牠精神不錯，才帶牠出門，進了桃花林，牠可樂了，後來見到一個個如花似玉的姑娘，更是玩興大起，嚇得她們雞飛狗跳，不巧的是當時我不在身邊，要不怎會放任牠闖禍呢？」紀晏堂堪稱演技派的，無辜的表情恰到好處，十個人之中有九個人會相信，而長公主偏偏就是例外的那一位。

安陽長公主皮笑肉不笑的挑起眉，「本宮不記得今日邀你來賞桃花。」

「長公主沒有邀請我嗎？」紀晏堂連忙轉頭看向趙程。

「外祖母未曾提醒明曄不能邀請同伴，明曄便邀請子清和文琅一起來賞桃花。」即便知道紀晏堂今日準備唱哪一齣戲，趙程也會出口相邀，能夠藉此機會看清楚那些姑娘有幾分膽識是一件好事，但是他不會傻到老實把這話給說出口。

彷彿沒聽見似的，安陽長公主將目標對準紀晏堂，「若沒有你的指示，你的寵物會拿票子砸人？再說了，桃花林又沒有票子，若不是你早有算計，猴兒的票子是哪兒來的？」

「猴兒喜歡票子，出門一定要背著一大袋票子，長公主若是不信，可以問明曄和文琅。」紀晏堂最會耍無賴了，他繼續扮無辜，尤其在一身月白色衣裳的襯托下，更添文弱氣質。

可是他這副模樣在最痛恨男子沒有男子氣概的長公主面前，一點好處也沒撈到。

趙程點頭道：「子清的猴兒確實很喜歡吃票子。」

嚴淮安也趕緊點頭附和，「猴兒像主子，子清也喜歡隨身帶上一包票子。」

安陽長公主冷冷一笑，「皇后娘娘誇你是安國公府最大的驕傲，憑自個兒的本事考中進士，沒想到十八歲了還像個孩子，因為嘴饞隨身帶著一包票子。」

紀晏堂張著嘴，可是一個字也吐不出來。他這個人就是嘴饞，有何不對？不過皇后姑母最無法忍受他這一點，嚴禁他帶零嘴在身上，若是犯了，禁足一月，這不是要逼瘋他嗎？

「本宮是不是應該遞個話給皇后娘娘，請皇后娘娘好好管教你？」

紀晏堂趕緊舉起雙手，「長公主饒命，以後我再也不敢了。」

「認錯了？」

「是是是，我錯了，以後再也不敢了。」

「這次就放過你，可以滾了。」

大大鬆了一口氣，紀晏堂趕緊拉著嚴淮安走人。

「坐下吧，給外祖母煮茶。」

在石桌另一邊坐下來，趙珵行雲流水般煮茶的手藝宛若一幅畫，美好得教人沉浸其中，很快的，茶香裊裊，聞之令人心醉。

安陽長公主品了一盞茶，緩緩說道：「你可知道皇上為何特別信重威武將軍？」

趙珵若有所思的看了外祖母一眼，「就我所知，威武將軍是皇上的伴讀。」

「是啊，他跟著皇上一起長大，關於皇上的事，沒有人比他更清楚。」

他倒是有不同的看法，「祕密知道太多，不是更教人忌憚嗎？」

「此人若是個喜歡鑽營的，皇上或許會忌憚，但他生性耿直，還是個死心眼的，雲氏在世時，他守著雲氏的人，雲氏死了，他守著雲氏的牌位，皇上破例給他賜婚，他卻跪在乾清宮前整整一日，直到皇上斷了作媒的念頭，再加上皇上還是皇子時，有幾次遭到暗殺面臨生死存亡，皆是他拚命護住。這樣的一個人，皇上能不信任重用嗎？」

「我只知道威武將軍是個武痴，他的身手在大梁無人能敵。」

安陽長公主點了點頭，接著道：「因為外祖母的關係，各方人馬盯著你，想算計你的親事，無論哪一家，皇上都不會放心。」

「這就是外祖母選擇威武將軍府的原因嗎？」

安陽長公主沒有回答，而是自顧自的道：「外祖母給你尊貴，但也給你包袱，你無權隨心所欲。」

他懂，但是他也不願意娶一個不喜歡的女子。略一遲疑，趙珵還是說了，「若是遇到心儀的姑娘，我一定會讓皇上主動成全。」

安陽長公主的雙眼微微瞇起，「你有心儀的姑娘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悄悄鬆了口氣，她還真怕他瞧上別家姑娘，可她又希望他得心愛之人相伴一生，如此一來，她就苦惱了。

「襄陽侯老了，你爹又早逝，你要撐起整個襄陽侯府不容易，你的親事是重中之重，外祖母不會隨意定下你的親事，今日不過是想看看威武將軍府家的姑娘是什麼樣貌、什麼品性，可是連個影子都還沒瞧見，就教你們給毀了。」

「雖然子清行事任性莽撞，但用意是好的，他以為外祖母看上的姑娘若沒有本事，還是別嫁進襄陽侯府。」趙珵倒是很認同好友的見解。

安陽長公主嗤之以鼻，「哪個姑娘遭到猴子瘋狂的攻擊還能面不改色？」她見過紀晏堂的寵物，那是專門訓練來捉弄人的，牠一出現，往往是一場災難，別說平常養在閨閣的千金之軀，就是成日在國子監讀書的官家子弟，遇到牠也是個個嚇得手足無措。

趙珵想起今日見到的那位姑娘，她不但面不改色，還反將一軍。「我相信有這樣的姑娘，只是外祖母沒見到。」

以前他不曾想過娶什麼樣的姑娘，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可是今日見到那些貴女為了逃命流露出來的本性，他遲疑了，難道他要娶這樣的姑娘嗎？所以，見到那位姑娘如何對付猴兒，他不免生出了期待，她會不會是威武將軍府的

姑娘？如果是，當然最好，但也有可能不是，所以他不能讓外祖母匆匆定下威武將軍府這門親事。

「也許吧。」

「我今年十八，過兩年再訂親也不遲。」

「你的親事人人盯著，我怕不趕緊定下來，不少人會大打出手。」

「外祖母真愛說笑。」趙程驚扭得耳根子都紅了。

「外祖母是那種會說笑的人嗎？」

他垂下頭，有些無言。

「不過，外祖母也不願意急趕著定下你的親事，威武將軍府這門親事我再仔細琢磨。」

其實見到徐家姑娘並不像其他姑娘驚慌失措到連話都說不出來，她還算滿意，她也原定今日好好考一下徐家姑娘，若是個聰慧的，就將這門親事給定下來，可是先是行蹤曝露，引來一堆不相關的人，接著紀晏堂那個臭小子又鬧了一齣大戲，如今她連徐家姑娘的性子都不清楚，假使真如明暉所言，她只是沒見到更好的，為了不讓自己將來後悔，她不能草率行事，她的明暉一定要配上最好的姑娘。

離開桃花林回到襄陽侯府，趙程衝動地做了一個決定，「玄鳴，你叫青凌去查清楚今日那位姑娘的身分。」

玄鳴怔愣了下，搔了搔頭問：「撂倒猴兒的那姑娘嗎？」

趙程斜睨了他一眼，這不是廢話嗎？

玄鳴覺得好無辜，爺一向很固執，不會輕易改變心意，更別說一日未過，態度完全翻轉，他難免心存疑惑，再確認一次也是情有可原啊。

「此事不好調查，今日在桃花林伺候的全是長公主府的人，只要我們問個話，很快就會傳到外祖母那兒。」若那位姑娘是威武將軍的女兒，外祖母知道了倒也無妨，就怕她是其他家的姑娘。

「我明白，只要爺不急，以青凌的本事，今日桃花林的所有姑娘皆可查得一清二楚。」他從小跟著爺長大，很清楚爺的性子了，爺只怕也搞不清楚自個兒為何改變心意想知道人家的身分，可是鬧到長公主那兒，長公主必是大驚小怪，小事就變成大事，若她是爺要成親的對象倒也還好，若不是呢？爺大概怕鬧出什麼幺蛾子。

「不必多事，點到為止即可。」他只要知道對方的身分，其他的不必詳查。

「是，我這就去找青凌。」玄鳴拱手退出書房。

書房安靜下來，趙程擺上棋盤與自己下棋。心情混亂之時，他喜歡與自己對弈，轉移注意力，可是許久後，棋盤上的黑白子仍維持最初的模樣，沒有絲毫動靜。

## 第二章 生意合作談成了

從承恩寺回來，徐華瑛就泡在香料裡，除了請安，根本不出院子一步。

徐華瑛上一世會成為調香高手歸功於母親，母親喜歡種植花草，她從小浸泡在香氣的世界，培養出她的敏銳度和見解，不過她並未從事調香的工作，倒不是因為

她大學唸的是美術系，而是母親一直希望她當醫生，但她偏偏沒有讀書的天分，小說一天一本輕而易舉，書本一天一章卻很困難，母親看她太沒出息了，索性把她帶在身邊，她流落到母親的獸醫院當個打雜的，也因為如此她不怕動物，甚至研究出一套對付動物的方法，所以桃花林那隻頑劣的猴子根本嚇不了她。

來到這兒，她最大的收穫莫過於原主喜歡香料，且滿腦子都是香料，感覺原主彷彿是要藉此逃避什麼。總之，因為原主對香料的了解，更有利於她調出各式各樣的香味，好讓她可以藉此掙錢。

「姑娘在做什麼？」雖然見過徐華瑛搗鼓香料，但未見過工程如此浩大的，春兒看得眼花撩亂，越看越好奇。

徐華瑛打開手邊的木匣子，取出一個用白色帕子包裹的香囊，打開帕子，湊到春兒鼻子前面，滿懷期待的問：「妳覺得這個香味如何？」

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春兒讚嘆道：「這個味道聞起來很清爽，還有一絲絲甜甜的，我從來沒有聞過這樣的香味。」

「妳當然沒有聞過，這可是我研發出來的香味。」徐華瑛得意洋洋的抬起下巴。

「姑娘好厲害哦！」

徐華瑛笑得嘴巴都要咧到耳後了，「姑娘我當然厲害啊。」

「只是……姑娘怎麼突然來了興致？」雖然姑娘自幼喜歡搗鼓香料，但剛剛住進榮國公府時，秋爽閣聽不見鳥語，聞不到花香，姑娘便忙著種植花草，務必要將秋爽閣變成一座花房。

「若是我拿這個方子去香料鋪子兜售，應該可以換點銀子吧？」上一世她慘遭母親壓制，賺不到什麼錢，一直都是伸手要錢的人，這一世她無論如何要翻轉過來，當個有錢人，她會有此念頭，全是由擲倒那隻猴子產生的靈感，她有那麼好用的香料，為何不能拿來掙錢呢？

聞言，春兒嚇了一跳，「將軍給姑娘留了一千兩，姑娘在這兒每月又有月銀，銀子夠用了，為何還要掙銀子？」

「如今我沒什麼花費，但哪日我要用銀子，又沒有娘親補貼，根本不夠用。」無論什麼年代，娘親都是孩子的小金庫，譬如上一世她一直想買一輛兩輪代步車，存款不足，最後還是母親慷慨金援，如今她沒有小金庫，只好自力救濟。

春兒覺得很不可思議，「姑娘需要用銀子？」

徐華瑛認為有必要教育丫鬟，無論春兒還是夏兒，甚至是秦嬪嬪，她們都沒有危機意識，由此可知，她們在將軍府的日子過得太舒適了，什麼都不缺，以至於搞不清楚外來者的差異性。

「妳有沒有注意到，榮國公府三房幾位嫡出的姑娘，她們身上常常可以看見新的珠寶首飾，難道妳以為那都是公中出銀子買的嗎？」徐華瑛搖了搖頭，「不是，全是她們娘親掏自個兒的銀子給女兒添的。」

「姑娘平日不喜歡戴珠寶首飾，公中買的就戴不完了。」春兒下意識的抬頭看著徐華瑛頭上的髮簪，永遠都是這支蝴蝶髮簪，除了那日去桃花林，夏兒為姑娘梳頭時勸著換上另外一支珠釵。

徐華瑛撇了撇嘴，「我又不是展示架，身上戴那麼多珠寶首飾幹啥？」

「嘆？」

「我在說笑。」徐華瑛擺了擺手，轉移話題，「妳能不能打聽京城最有名的幾家香料鋪子？最好是賣香丸也賣香粉的香料鋪子。還有，一定要打聽清楚鋪子的東家是誰，至於其他的，能打聽多少就打聽多少。」

「姑娘真的要拿這個方子去香料鋪子兜售？」

「當然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掙錢的法子，豈能不試試？」其實，她不僅僅要掙錢，她還要藉機培養人脈。雖然大梁女子出門不難，但寄人籬下，馬車是人家安排的，上哪兒全攤在陽光下，她必須要有自己的人。她一直無法擺脫遭人算計的感覺，但現階段的她有心也無從查起，還不如先想辦法壯大自己的實力，等將來發現線索，她才有人手調查。

「這事可以交給我哥哥打聽，我哥哥在將軍的鋪子上幹活。」

徐華瑛若有所思的挑起眉，「妳哥哥在我爹的鋪子，不是在我娘的陪嫁鋪子？」

「我們是徐家的家生子，並非夫人的陪房。」

徐華瑛覺得很怪，但又說不上是哪兒怪，「那夏兒呢？」

「夏兒也是徐家的家生子。」

「秦嬤嬤呢？」

「秦嬤嬤不是徐家的家生子，也不是夫人的陪房，是老夫人尋來的奶娘。」

這會兒徐華瑛終於品出味道了，母親在女兒身邊安排的丫鬟、婆子通常都是從娘家帶過來的，這是因為自家人更值得信任，可是如今她身邊最親近的人全部跟雲家沒有關係，奶娘甚至是祖母尋來的，這不是很奇怪嗎？

「姑娘，有何不對嗎？」

徐華瑛搖了搖頭，「說說妳哥哥，他是什麼性子？」

「我哥哥性子很好，又很機靈，掌櫃的很看重他，有意提拔他當二掌櫃。」春兒與有榮焉的道。

「他的人緣想必很好。」

「是啊，他自幼嘴甜，很會說話，要不，鋪子的活兒對將軍府的家生子來說可是香餑餑，人人搶破頭，掌櫃卻挑中他。」

「他的大名？」

「良生。」

徐華瑛取來裝了銀子的匣子，拿出十兩給春兒，「這個給妳哥哥。」

春兒嚇了一跳，連忙搖頭道：「姑娘，這可使不得……」

「收下，打探消息可是很花銀子的。」

春兒一臉困惑，顯然不明白。

「妳想想看，妳哥哥打聽消息，難道不應該請人家吃盞茶喝個酒嗎？請個幾次，有了關係，想要問什麼話就容易多了。」

春兒這才明白過來，「我怎麼忘了？每次姑娘將糕點分給我們，我就會分給桂兒，順道跟桂兒閒聊打探榮國公府的事情。」

徐華瑛略微一想，道：「打掃院子的小丫鬟？」

春兒不可思議的道：「是，姑娘竟然記得桂兒！」

「每天見到的人，若是不記得，豈不是令人傷心？」她可不是只會搗鼓香料，她也很用心觀察身邊的人，若是真有人要算計她，勢必會在她身邊安插釘子，她必須將人家安插的釘子一一拔出來。「好啦，明日一早就去找你哥哥，告訴他，我做事有個規矩，不急，務必要仔細謹慎，還有，事成之後我有重賞。」

春兒點點頭，將銀子收進荷包裡。

徐華瑛又鑽回香料裡，努力朝著成為小富婆之路前進。

「那日突然來了很多姑娘，而長公府帶去伺候的丫鬟婆子不多，賞花會又匆匆結束，她們連哪一位是哪家姑娘都不清楚，根本無法確認那位姑娘的身份。」

聞言，趙瑤握在手中的黑子久久不落。雖說不急，但他一直在等候消息，沒想到竟是出乎意料……直至此刻，他方知自個兒有多想知道她是誰。

見狀，玄鳴提議道：「爺，要不要青凌暗中上各府查探？」

回過神來，趙瑤放下手中的黑子，搖頭道：「不必了。」

玄鳴不解的問道：「那日長公主明明只邀了榮國公府的女眷賞花，為何京中大半的貴女都來了？」

趙瑤無奈一笑，「你還看不出來這是子清的把戲嗎？」

玄鳴恍然大悟，「原來如此。」

「他就是個不省心的，沒有熱鬧可瞧會悶壞他。」

「爺既然知道紀世子的不良嗜好，為何還邀他來挑花林？」

是啊，他太了解子清了，深知子清從來不是一個安分的人，可是他並未警告子清莫要亂來，也許，他也希望子清鬧點什麼，好藉機看清楚那些個姑娘的性子，只是他沒料到子清會搞得雞飛狗跳。

此時，白曜的聲音傳了進來：「爺，玉香堂的姜掌櫃求見。」

「請他進來。」趙瑤隨即收拾几案上的棋具，交給玄鳴收好。

書房的門打開來，姜掌櫃雙手捧著一個匣子走進來，行禮問安後，他將匣子放到几案上，「爺，今日有個十三、四歲的小姑娘來賣方子，我告訴她，此事要請示大掌櫃。」

趙瑤打開匣子，取出香囊放到鼻前，淡雅之中透著一股果香，聞起來舒服。

「這個方子可以買下來。」

「對方不想要賣斷方子，想要抽成，每賣一個，抽取一成。」

略微一想，趙瑤猜測道：「她手上是不是還有其他方子？」

「她確實說手上還有許多方子，不單如此，她對香味之靈敏令人驚奇。若非親眼所見，我絕不相信有這樣的人，她竟然可以正確無誤地說出我們鋪子裡面所有香味的配方。」回想當時的情況，姜掌櫃仍舊感到驚奇，玉香堂的師傅全都甘拜下風，一個小丫頭竟然這樣的本事，這是天賦異稟，而這也是他願意跟她合作的原

因，要不，玉香堂可不差她手上的方子。

目光一沉，趙程馬上聯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，「若是指定某一種香料，要她以這種香料製出賣錢的香粉或香丸，她有這個本事？」

姜掌櫃為趙程辦事，當然知道他最在意的事，「我問了，若不是自誇，她確實有這樣的本事，正因如此，我不敢直接拒絕，請爺做出決斷。」

「你對這位姑娘有何看法？」玉香堂若是一般的香料鋪子，多一個合夥人倒是無妨，可是玉香堂牽扯的關係太大了，不能隨意讓人入局。

「若是從衣著首飾來看，她像是普通的官宦之家，可是言行舉止大氣非凡，有幾分長公主的味道。」

趙程微微挑起眉，「她不願意坦白身分？」

「這位姑娘說話直白，若是不願意合作，何必知道身分？」

趙程同意的點點頭，又問：「你對此事有何看法？」

「沒有合作，我們無從探知她的深淺，爺也說了，巴蜀一地的事情不能再拖了，若她真有本事，將會是我們進入巴蜀最大的助力。」

趙程若有所思的將香囊再一次放到鼻前，半晌，他疑惑的問：「她不怕鋪子謊稱賣量？」

「她仔細查過玉香堂，玉香堂信用極好，絕對不會貪這種小錢，再說了，做生意講究誠信，雙方還沒合作就心生猜忌，關係無法長久。」姜掌櫃一想到她當時的眼神，彷彿在說若是連這點小錢都要詐她，玉香堂也沒前途了，不由得一笑。

「她很聰明。」

姜掌櫃非常贊同，「她還說了，她能帶給玉香堂的利益是長長久久，玉香堂不至於為了一點小利得罪她。」

「她對自個兒倒是有信心。」

聞言，姜掌櫃忍不住嘆噓一笑，「是啊，她還誇口玉香堂與她合作是撿到寶了。」

「她是寶嗎？」趙程對此人生出了好奇心。

「我還真覺得她是個寶，玉香當的師傅全不及她對香味的敏銳。」

「好，那就跟她合作，不過不急，先探清楚她的深淺，確定是否真有本事，再決定是否讓她入局。她可有說何時會再上門？」

「我允諾十日後給她答覆。」

「簽了合同之後立刻回報我。」

姜掌櫃應聲行禮離開。

「爺，十日後要不要我直接去會一會那位姑娘？」玄鳴興致勃勃的問道。

巴蜀一地的事遲遲沒有進展，爺為此可是苦惱極了，如今有個突破僵局的人物出現，這如何不教人興奮呢？不過，就怕嘴上說得天花亂墜，本事不到一半。

「你不必多事，確定對方的身分之後，姜掌櫃自會判斷。」

「我還真好奇這位姑娘，只有十三、四歲，竟然如此狂妄。」

「說不定她真有這個本事。」

「最好如此，這樣巴蜀的事也能進行了。」玄鳴突然想起一事，又道：「爺，青

凌說最近京裡出現許多吳國商賈，其中還有大商賈。」

趙程陷入沉思。雖然大梁和吳國常有戰爭，但都是小打小鬧，雙方沒有簽定和平協議，但也沒有真正宣戰，逐利的商賈還是互有往來，可是去年皇上派威武將軍前去嶺南，便是做好隨時要跟吳國開戰的準備，皇上有意藉此逼吳國提出議和，可是吳國顯然沒有這樣的打算，除了邊界的都城，吳國的商賈幾乎不再進入大梁的重要城鎮，尤其是皇城，即使有人冒險來做生意，也是長期靠這條路吃飯的小商賈。

「青凌暗中盯著了，若有異常，必會立刻呈報。」

趙程搖了搖頭，「這倒不必，他們膽敢在京中走動，就不怕別人盯著。」

「兩軍眼看就要開戰了，他們竟敢上門，若說沒鬼，我實在不相信。」

「這事確實大有文章，明日一早我會將此事上報皇上，交由皇上定奪。」他的人身手再好，卻沒有錦衣衛打探消息的本領，若他們來此真有其他目的，也只有錦衣衛能夠挖掘出來。

等待的日子最令人心煩了，徐華瑛打算找一件極其費神的事兒來轉移注意力，於是她循著原主那日遭難的路線走了一遍，想看看能否找出什麼線索，但她並未到了出事的花園就停住，而是繼續往下走，因為那日原主很可能另有目的，是因為花園發生的意外才被迫暫停腳步。

雖然很想找出有用的線索，但她也知道不容易，沒想到另有收穫，讓她發現一間很大的花房，琳瑯滿目的花草，這無疑是她研發的大資本。

「春兒，妳知道這兒有間花房嗎？」她們在榮國公府住了半年多，而原主的記憶完全沒有這兒的痕跡，這說明什麼？原主過著「與世隔絕」的生活嗎？

春兒搖了搖頭，「若知道這兒有間大花房，我早就告訴姑娘了，姑娘肯定日日拉著我往這兒跑。」

徐華瑛微微挑起眉，「妳如何知道我會日日拉著妳往這兒跑？」

「為了將秋爽閣弄成一間花房，姑娘不怕辛苦，三天兩頭拉著我和夏兒去花市尋花，若知道榮國公府有可以媲美花市的現成花房，直接來這兒不就好了？」春兒沒好氣的撇了撇嘴，「既然榮國公府有這麼一間大花房，為何不告訴姑娘呢？」

徐華瑛不在意的冷冷一笑，「我只是個外來的人，人家為何要告訴我？」

春兒小心翼翼的左右看了一眼，低聲道：「我不喜歡榮國公府，這兒太冷淡了。」

「我們又不是要在這兒待上一輩子。」

不過，如同春兒所言，得知有這麼一間大花房，接下來徐華瑛日日拉著她往這兒跑，然後，她就被堵住了。

「瑛妹妹，妳的病都好了嗎？這些日子我一直想去看妳，可是晉陽的舅舅和表哥來了，娘要我陪著表哥，我只好讓妹妹代我去看妳，還送了九連環給妳解悶。」

雲澤簫沒想到今日能逮到徐華瑛，兩眼閃閃發亮，像是一匹見到獵物的餓狼。

徐華瑛見了不由得皺眉，努力搜尋關於此人的記憶，可是只有排斥、厭惡，其他

一片空白，她正想開口問他是哪位，就發現春兒不動聲色地來到她前面，將她護在身後，看樣子，此人有騷擾她的不良紀錄，唉，為何表哥調戲表妹這種爛戲碼總會上演？

「大公子，我家姑娘身子才剛好，不能在這兒久待，可以請您讓開嗎？」春兒可說是如臨大敵。

雲澤簫對春兒視而不見，自顧自的對著徐華瑛又道：「我給瑛妹妹買了幾本遊記，明日請妹妹送過去給瑛妹妹。」

「多謝表哥，我自個兒有銀子買遊記。」徐華瑛自認為對付得了眼前這個人，她稍稍推開春兒。

春兒轉頭瞧了她一眼，見她臉上沒有懼色，安心了。

「不過是幾本遊記，瑛妹妹怎麼與我如此見外？」雲澤簫心急的上前一步，春兒立即拉著徐華瑛向後退一步。

「我不是不足七歲的小娃兒，不宜收受外男的東西。」

「不過是幾本遊記……」

「不管是什麼東西，只要是表哥送的，我都不宜接受，不是嗎？」

「瑛妹妹是不是還在跟我生氣？」

「我為何要跟表哥生氣？」

「因為我送瑛妹妹一隻八哥，我娘發了一頓脾氣。」

八哥……她倒是有一點印象，一隻吵死人的鳥，不過，她當然不能實話實說，「對不起，表哥也知道我撞壞了腦子，什麼都忘了。」

雲澤簫瞬間驚了，「所以妳也忘了我？」

「是啊，若非春兒喊你大公子，我還不知道你是大表哥。」

「……妳騙我。」

他不相信的搖著頭，走上前，伸手想抓徐華瑛，春兒隨即跳出來擋在前頭，他見了很火大，用力推開春兒，春兒一時沒當心，跌坐在地上，這會兒換徐華瑛發火了，一拳揮過去，他頓時成了單眼熊貓。

「我警告你，以後離我和我的丫鬟遠一點，否則下次就教你嚙嚙過肩摔的滋味！」

徐華瑛不屑的看了目瞪口呆的雲澤簫一眼，拉起春兒走人。

回到秋爽閣，徐華瑛忍不住哈哈大笑，真是太爽了……咦？為何有一種終於出了一口怨氣的感覺？原主是不是受了他很多鳥氣？

見春兒還嚇傻的回不了神，徐華瑛趕緊斂住笑聲，溫柔的輕拍她的臉頰，「怎麼了，嚇壞了嗎？有沒有摔疼？」

大大吐了一口氣，春兒深感佩服，但又心有餘悸，「姑娘好威風，可是姑娘揍了大公子一拳，會不會被責罰？」

徐華瑛不以為然的道：「若是這麼丟臉的事他敢說出去，我也服了他。」

春兒張開嘴巴又閉上，這會兒擔心也無濟於事，打都打了。

徐華瑛的神情轉為嚴肅，「我問妳，大表哥的事是不是榮國公府的人都知道？」

提起此事，春兒就忿忿不平，「其實，榮國公府的表少爺對姑娘都很好，不過大

公子最為殷勤，擔心姑娘掛念將軍和兩位哥哥，特地為姑娘尋了一隻會說話的八哥解悶，後來這事鬧到國公夫人那兒，國公夫人明裡暗裡告誡姑娘，過不久國公爺就要給大公子請封世子，唯有皇親國戚配得上大公子。」

「那日在德安堂，大舅母還說誰娶到我是福氣，原來是騙人的。」難怪大舅母說得很心虛，還下意識看了外祖母一眼，不過，大舅母既然擔心大表哥對她動了心思，為何還要說這種話？

「剛來到榮國公府的時候，國公夫人待姑娘極好，後來鬧出八哥的事，國公夫人對姑娘才變得很冷淡，不過姑娘撞了腦子之後，國公夫人對姑娘又變好了。」人的態度轉變絕不可能沒有理由，第一次的轉變，大舅母顯然認為大表哥看上她，那麼第二次的轉變呢？若說大表哥看上她，大舅母就對她動了殺機，這未免太小題大作了，也沒有這個必要。

不過，她倒是想明白了一些事，原主不願意踏出院子，很可能是為了避開這位大表哥，而那日出院子的目的地應該是花房，至於她為何在那個時間點得知花房的存在，當然是有人刻意丟出來的誘餌，原主為了尋花去了花房，沒想到卻踏上死亡之路……

「春兒，有沒有法子搭上長房的丫鬟或婆子？」

怔愣了下，春兒很快就反應過來，「我們院子的桂兒與致遠堂的桃花是同鄉。」

「桃花？」

「桃花是三等丫鬟，雖然在國公夫人面前說不上話，但人緣極好，與致遠堂的丫鬟、婆子關係都很好。」

「以後妳好好結交桂兒，將來我應該會從榮國公府出嫁，除了妳和夏兒，外祖母肯定會從榮國公府挑丫鬟隨我出嫁，我可以提拔她。我不需要她刻意打探長房的事，只需要她聽到什麼說什麼，別教我們完全不知道府裡發生什麼事，明白嗎？」春兒用力點點頭，「我懂。」

若非今日一鬧，她還沒意識到自個兒跟個聾子似的，生活在這裡，卻什麼都不知道。往後，她不但要知道長房的動靜，也要在外祖母的院子找到合作的對象，而這事只能讓秦嬤嬤出面，雖然秦嬤嬤不是從榮國公府出來的，但是是她的奶嬤嬤，自幼常常隨著母親帶她回榮國公府，秦嬤嬤與德安堂的婆子多多少少有點交情，她們不會刻意防著秦嬤嬤，只要秦嬤嬤有心，閒扯幾句也能探到消息。

不過，她這個外來人想在榮國公府打探各房的消息，終究不容易。

徐華瑛覺得好像中了頭獎，她的生意不但談成了，而且分紅從原先的一成提到兩成！

「姜掌櫃應該不會尋我開心吧，你們大掌櫃真的要給我兩成？」徐華瑛緊盯著姜掌櫃的表情。她不敢自詡閱人本領精準，但也辨別得出來對方是否有誠意。

雖然爺說不急，先探清楚她的深淺，確定是否真有本事，再讓她入局，但是這個姑娘很聰明，若跟她玩心機，會不會弄巧成拙？

念頭一轉，姜掌櫃爽快地做出決定，以誠相待，「不瞞姑娘，大掌櫃看上的是姑娘的本事，按著我們提供的香料，配出全新的香丸或香粉的方子。」

略一品味，徐華瑛便明白其中的含意，「你們要我使用的香料很稀少？」

姜掌櫃避重就輕的道：「京城有十幾間香粉或香丸的鋪子，只要哪間鋪子推出一款新的香味，大受歡迎，三、四個月左右，其他鋪子也能推出相近的香味，而這都是因為使用的香料太過普通了。」

她點點頭道：「香料稀少，其他香粉、香丸的鋪子想要配出相似的香味就不容易了。」

「正是如此，雖然玉香堂不是京城最大的香料鋪子，但絕對是最獨特的，我們大掌櫃不喜歡跟人家一樣。所以，我們的商隊會翻山越嶺深入北方燕國，遠赴西夷、吳國，目的就是想尋少稀有的香料，配出他人無法模仿的香味。」

「我與你們大掌櫃英雄所見略同，我也不喜歡跟人家一樣，可惜，這世上的人就喜歡跟在人家屁股後面走……不好意思，我說話比較直白。」大家閨秀老是口無遮攔實在不好，可她這張嘴巴的約束力就是如此薄弱。

「我喜歡爽快之人，姑娘如此甚好……對了，還不知如何稱呼姑娘？」

「合作之前，我覺得有必要先跟姜掌櫃達成某個協議。」

「姑娘請說。」

「我們合作之事務必保密。」

姜掌櫃很爽快的點頭道：「這是當然，玉香堂撿到寶，當然不願意別人來搶。」

徐華瑛回以驕傲的一笑，「姜掌櫃知道就好。」

「姑娘天賦異稟，能得姑娘青睞，是玉香堂的福氣。」

徐華瑛越看姜掌櫃越滿意，這是真正的生意人，很會拍馬屁，但拍得很誠懇，令人聽得渾身舒暢。

「威武將軍府徐氏。」徐華瑛轉身取過春兒手中的藍色包袱放在案上，打開來，是一個長形匣子，匣子裡面放著三張方子和三個分別用白色帕子包裹的香囊。「這三個方子適合用隨身配戴、塗抹的香粉，下次我會另外提供三個適合用薰香的方子。」

姜掌櫃一一聞了香囊的味道，極其滿意的笑道：「這三個方子我都要了。」

「雖然我一次給三個方子，但玉香堂最好不要一次推出來。」

姜掌櫃好奇的挑眉，「這是為何？」

「每隔一段日子推出一款新的香味更能引人注意。」這世上當然也有對某種香味執著到底的人，但絕大部分的人都是喜新厭舊，如同人的心情總有起伏，若非如此，她會覺得這樣的人不是太冷漠就是太理智，簡單來說，就是生活得很沒滋味。姜掌櫃看著徐華瑛的目光變了，「徐姑娘很懂得做買賣。」

「這個道理很簡單，一般人喜歡追求新鮮的玩意兒，新鮮自然能帶來話題。」

「請徐姑娘稍待，我這就給徐姑娘立一份合同。」姜掌櫃隨即退出廂房。

「姑娘，玉香堂真的要跟妳合作嗎？」春兒覺得好像在作夢。

「是啊，不過妳別高興得太早，銀子未入荷包之前，皆是虛的。」面對黃白之物，

她可是一個很實際的人。

「玉香堂很講信用，不會騙人吧？」這不就是姑娘選了玉香堂合作的原因嗎？

「我不是說玉香堂騙人，而是我的方子是否有銷路，這很難說。」

「無論香粉還是香丸，玉香堂每推出一種新的香味都會大受歡迎。」

徐華瑛精神一振，「真的嗎？」

「真的，玉香堂的香粉和香丸比其他香料鋪子還貴，但也因為如此，這兒賣的香粉、香丸更令京中貴女信服。」

徐華瑛冷笑撇嘴道：「貴女愛面子，往往是誰家出品的更重於品質。」

「我見過玉香堂的香粉，質地細緻，抹在臉上可漂亮了。」

見到春兒羨慕得兩眼閃閃發亮，徐華瑛慷慨的道：「待會兒給妳和夏兒各買一盒。」

春兒連忙搖頭道：「使不得，我們丫鬟哪用得起如此昂貴的香粉。」

「丫鬟又如何？又不是偷的搶的，為何用不得？」

「徐姑娘說得好！」姜掌櫃笑咪咪的踅了回來，不僅帶來合同，也帶了一匣子的香粉，還有一張四百八十兩的銀票，外加二十兩的碎銀，為了證明玉香堂的誠意，我們預付五百兩貨款。」

人家如此大方，徐華瑛自然誠意相待，「若有我能效勞之處，姜掌櫃儘管開口。」

姜掌櫃欣然接受，兩人簽下合同，成了合作夥伴。